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七十二史部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六十七

羅倫 涂棐　章懋 從子拯

黄仲昭　莊㫤

鄒智　舒芬 崔桐 馬汝驥

羅倫字彛正吉安永豐人五歲嘗隨母入園果落衆競

取倫獨賜而後受家貧樵牧挾書誦不輟及為諸生志聖賢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知府張瑄憫其貧周之粟謝不受居父母喪踰大祥始食鹽酪成化二年廷試對策萬餘言直斥時獘名震都下擢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踰二月大學士李賢奔喪畢詔還朝倫詣賢沮之不聽乃上疏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大學士李賢臣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慎曩陛下制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

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竊謂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在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於賢以為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夫為人君當舉先王之禮教其臣為人臣當守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

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復劉珙矣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禄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強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冊書之為盛事士大夫傳之為美談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大義王黼史嵩之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社稷傾危流禍當時遺譏後代無他君不教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陛下

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口實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得以言事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圓盂實主之臣之賢佞君實召之陛下誠於退朝之暇親直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舍獨

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衆賢羣策畢萃於朝又何待衛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後天下可治哉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搢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闕耶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服則齊衰奪情於夫初無預其妻奪情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許雖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

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於若人而起復之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為非且從而贊之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朝致綱常之壞風俗之獘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許賢歸家持服其他以起復者仍令奔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變亦從墨衰之權使任軍事於外

盡心喪於内將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法則羣臣效人倫由是明風俗由是厚矣疏入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疏救不報御史楊琅復申救帝切責之尚書王翺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以效之亡何賢卒明年以學士商輅言召復原職改南京居二年引疾歸遂不復出倫為人剛正嚴於律以義所在毅然必為於富貴名利泊如也里居倡行鄉約相率無敢犯衣食粗惡或遺之衣見道殣解以

霞之晨留客飲妻子貸粟鄰家及午方炊不為意以金牛山人跡不至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十四年卒年四十八嘉靖初從御史唐龍請追贈左春坊諭德謚文毅學者稱一峯先生方倫為提舉時御史豐城涂棐巡按福建司禮中官黄賜延平人也請見棐不可泉州知府李宗學以受賍為棐所按訐棐自鮮賜從中主其奏棐宗學俱被徵詞連倫當并逮鎮撫司杲曰羅先生可至此乎即日鞫成上之倫得免棐亦復官棐天

順四年進士成化中嘗言祖宗朝政事必與大臣面議自先帝幼冲未能裁決柄國者慮其缺遺假簡易之辭以便宣布凡視朝奏事諭旨輙曰所司知之此一時權宜非可循為定制况批答多參以中官内閣或不與尤乖祖制乞復面議杜蔽壅之弊憲宗不能用終廣東副使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改庶吉士明年冬授編修憲宗將以元夕張燈命詞臣撰詩

詞進奉懋與同官黄仲昭檢討莊㫤疏諫曰頃諭臣等撰鰲山烟火詩詞臣等竊議此必非陛下本懐或以兩宫聖母在上欲備極孝養奉其歡心耳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陳耳目之玩以為養也今川東未靖遼左多虞江西湖廣赤地數千里萬姓嗷嗷張口待哺此正陛下宵旰焦勞兩宫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至翰林官以論思為職鄙俚之言豈宜進於君上伏讀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

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豈仁義之言若謂煙火細故不足為聖德累則舜何必不造漆䍜禹何必不嗜旨酒漢文何必不作露臺古帝王慎小謹微必矜細行者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也伏乞將煙火停止移此視聽以明目達聰省此貲財以振饑恤困則災祲可銷太平可致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惡懋等妄言並杖之闕下左遷其官編修羅倫先以言事被黜時稱翰林四諫懋既貶臨武知縣未行以給事中毛弘等論救改南京大

理左評事踰三年遷福建僉事平泰寧沙元賊聽福安民採礦以杜盜源建議番貨互通貿易以裕商民政績甚著滿考入都年止四十一力求致仕吏部尚書尹旻固留之不可既歸屏跡不入城府奉親之暇專以讀書講學為事弟子執經者日益進貧無供具惟脫粟菜羹而已四方學士大夫高其風稱為楓山先生家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部檄屢起之以親老堅不赴弘治中孝宗登用羣賢衆議兩京國學當用名儒起謝鐸於北監

及南監缺祭酒遂以懋補之懋方遭父憂不就時南監缺司業且二十年詔特以羅欽順爲之而虚位以待懋十六年服闋懋復固辭不允始涖任六館士人人自以爲得師監生尤樾母病例不得歸省晝夜泣懋遣之歸曰吾寧以違制獲罪武宗立陳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正德元年乞休五疏不允復引疾懇辭明年三月始得請五年起南京太常卿明年又起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皆力辭不就言者屢陳懋德望請

加優禮詔有司歲時存問世宗嗣位即家進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其冬遣行人存問而懋已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諡文懿懋為學恪守先儒訓或諷為文章曰小技耳予弗暇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芟其繁可也通籍五十餘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世皆高之生三子薰令業農縣令過之諸子釋耒跪迎人不知其貴公子也子生懋於南監徒步往道為巡檢所笞已知而請罪懋慰遣之晚年三子一孫盡死年八十二生

少子接後以廕為國子生從子拯字以道幼從歴學登弘治十五年進士為刑部主事正德初忤劉瑾下詔獄謫梧州府通判瑾誅擢南京兵部郎中嘉靖中累官工部尚書桂萼欲復海運延公卿議得失拯曰海運雖有故事而風濤百倍於河且天津海口多淤白古不聞有濬海者議遂寢南北郊議起拯言不可失帝意尋坐郊壇祭罷鈌供落職歸久之復官致仕卒

黄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祖壽生翰林檢討有學行

父嘉東鹿知縣以善政聞仲昭性端謹年十五六即有志正學登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章懋莊杲同以直諫被杖謫湘潭知縣在道用諫官言改南京大理評事兩京諸司隸卒率放還而取其月錢為故事惟仲昭與羅倫不取御史縱子弟取賂刑部曲為地仲昭駁正之有羣掠民婦轉鬻者部坐首惡一人仲昭請皆坐連遭父母喪不離苫塊者四年服除以親不逮養遂不出弘治改元御史姜洪疏薦吏部尚書王恕檄有

司敎趣比至恕廷之大門外揖讓升堂相向再拜世兩
高之除江西提學僉事誨士以正學久之再疏乞休日
事著述學者稱未軒先生卒年七十四仲昭兄深御史
深子乾亨行人使滿剌加殁於海乾亨子如金廣西提
學副使希雍蘇州同知仲昭孫懋南京戸部侍郎
莊㫛字孔暘江浦人自幼豪邁不羣嗜古博學舉成化
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編修章懋黄仲昭
疏諫内廷張燈忤旨廷杖二十謫桂陽州判官尋以言

官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母憂去繼丁父憂哀
毀甚除不復出卜居定山二十餘年學者稱定山先生
巡撫王恕嘗欲葺其廬辭之杲生平不尚著述有自得
輒見之於詩薦章十餘上部檄屢趣俱不赴大學士邱
濬素惡杲語人曰率天下士背朝廷者杲也弘治七年
有薦杲者奉詔起用杲念濬當國不出且得罪强起入
都大學士徐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故翰林復之濬聞
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乃復以為行人司副俄遷南京

部郎中得風疾明年乞身歸部臣不為奏又明年值京察尚書倪岳以老疾罷之居二年卒年六十三天啓初追謚文節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年十二能文家貧讀書爇木葉繼晷者三年舉成化二十二年鄉試第一時帝益倦於政而萬安劉吉尹直居政府智憤之道出三原謁致仕尚書王恕慨然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毒痡四海而公顧屏棄田里智此行非為科名欲上

書天子別白賢奸拯斯民於塗炭耳恕奇其言笑而不答明年登進士改庶吉士遂上疏曰陛下於輔臣遇事必咨殊恩異數必及亦云任矣然或進退一人處分一事往往降中旨使一二小人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陛下豈不欲推誠待物哉由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厭薄及與議事又唯諾惟謹伈伈俔俔若有所不敢反不如一二俗吏足以任事此陛下所為疑也臣竊以為過矣昔宋仁宗知夏竦懷詐則

黜之知吕夷簡能改過則容之知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可任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拒契丹西臣元昊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事也願陛下察孰為忠孰為夷簡而黜之容之孰為衍琦仲淹弼而擢之日與講論治道不使小人得參其間則天工亮矣臣又聞天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與輔臣等乃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為美以應對捷給為賢以簿書刑獄為職業不畏天變不恤人窮或以忠義激之則曰吾非不欲

言言出則禍隨其誰吾聽嗚呼既不能盡言效職而復引過以歸於上有人心者固如是乎臣願罷黜浮冗廣求風節之臣令仗下糾彈入閣叅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霽色接之溫言導之使得畢誠盡藴則天聽開矣臣又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君子之有益人國也大矣以陛下之聰明寧不知君子可任而故屈抑之哉乃小人巧讒間以中傷之耳今碩德如王恕忠鯁如强珍亮直剛方如章懋林俊張吉皆一時人望不宜貶錮

負上天生才之意陛下誠召此數人置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則天心協矣臣又聞高皇帝制閽寺惟給掃除不及以政近者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其手内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方倚之為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宫禁此豈高皇帝所許哉願陛下以宰相為股肱以諫官為耳目以正人君子為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長久之計則大綱正矣然其本則在陛下明理何如耳竊聞侍

臣進講無反覆論辨之功陛下聽講亦無從容沃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願陛下念義理之難窮惜日月之易邁考之經史驗之身心使終歲無間則聖學明而萬事畢治豈特四事之舉措得其當已耶疏入不報智既慷慨無竒其時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亦竝負意氣智皆與之善因相與品覈公卿裁量人物未幾孝宗嗣位釐政多所更智喜以為其志且得行乃復因星變上書曰伏讀明詔云天下利

獘所當興革所在官員人等條具以聞此殆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為奸臣所誤禁言官毋風聞挾私言事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自觧耳夫不曰朕躬有過朝政有闕而曰利獘當興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官員人等條具以聞陛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今欲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獘當求利獘之本原而興且革之不當毛舉細故以為利獘在是也本原何在閣臣是已少師安持禄怙寵少保吉附下罔上太子少保直挾詐懷

奸世之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就朝政必不修此弊所當革者也致仕尚書王恕忠亮可任大事尚書王竑剛毅可寢大奸都御史彭韶方正可決大疑世之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開明朝政清肅此利所當興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由宦官權重而已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卒制於弘恭石顯宋孝宗嘗任劉俊卿劉珙矣卒間於陳源甘昇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附和而唐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

董宋臣相表裏而宋室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曹之盛衰願陛下鑒旣往謹將來攬天綱張英斷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高皇帝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以陛下聰明冠世豈不知刑臣不可委信然而不免誤用者殆正心之學未講也心發於天理則耳目聰明言動中節何宦官之能惑毁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失綱投閒抵隙蒙蔽得施雖有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寖失其初欲進君子

退小人典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豈可得哉帝得疏頷之居無何安直相繼罷斥而吉任寄如故銜智刺骨槩常朝當侍班智告之曰祖宗盛時御史侍班得面陳政務得失立耴進止自後惟退而具疏此君臣情意所由隔也君幸值維新之日盡倣先朝故事行之及恕赴召至京智往謁曰後世人臣不獲時見天子故事多苟且願公且勿受官先請朝見耴時政不善者歷陳之力請除革而後拜命庶其有濟若先受官無復見天子之日

矣鼒與恕亦未能用其言會劉槩獄起吉使其黨魏璋入智名遂下詔獄智身親三木僅屬喘息慷慨對簿曰智見經筵以寒暑輟講午朝以細事塞責紀綱廢弛風俗浮薄生民憔悴邉俻空虛私竊以為憂與鼒等往來論議誠有之不知其他讞者承吉意竟謫廣東石城所吏目事具湯鼒傳智至廣東總督秦紘檄召修書乃居會城閘陳獻章講道新會往受業自是學益粹弘治四年十月得疾遽卒年二十有六同年生吳廷舉為順德

知縣發而歸其喪天啟初追謚忠介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年十二獻馴鴈賦於知府祝瀚遂知名正德十二年舉進士第一授編修時武宗數微行畋遊無度其明年孝貞皇后崩甫踰月欲幸宣府託言往視山陵罷沿道兵衛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内當深居不出雖釋服之後固儼然衰疚也且自古萬乘之重非奔竄逃匿未有不嚴侍衛者又等威莫大於車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輅袞冕而羸車褻侍是御非所

以辨上下定禮儀不聽孝貞山陵畢迎主祔廟自長安門入芬又言孝貞皇后作配茂陵未聞失得祖宗之制旣葬迎主必入正門昨孝貞之主顧從陛下駕由旁門入他日史臣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門將使孝貞有不得正終之嫌其何以解於天下後世昨祔廟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祖列宗及孝貞皇后之靈儆告陛下也陛下宜即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不報遂乞歸養不許又明年三月帝議

南巡時寧王宸濠久蓄異謀與近倖相結人情惶懼言官伏闕諫忤旨被責讓芬憂之與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庶吉士汪應軫要諸曹連章入諫衆許諾芬遂偕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馬汝驥曹嘉及應軫上疏曰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遺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若陛下之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爲樂而已非能行巡狩之禮者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鑒矣近者西

北再巡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故一聞南巡詔書皆鳥驚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為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蕭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倡亂為禍非細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或據勛臣之禮以待陛下將北嚮朝之乎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深求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無死所矣尚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劉濞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

壓以陛下爲奕棋以草除年間爲故事特左右寵倖知術短淺無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將警蹕而出尚敢輕騎慢遊哉疏入陸完迎謂曰上聞有諫者輒恚欲自引決諸君且休勿歸過君上沽直名芬等不應而出有項良勝潮過芬扼腕恨完芬因邀博士陳九川至酌之酒曰匹夫不可奪志君輩可遂已乎明日遂偕諸曹連疏入帝大怒命跪闕下五日期滿復杖之三十芬創甚幾斃舁之翰林院中掌院

者懼得罪命摽出之芬曰吾官此即死此耳竟謫福建市舶副提舉裹創就道世宗即位召復故官嘉靖三年春昭聖太后壽旦詔免諸命婦朝賀芬言前者興國太后令旦命婦朝賀如儀今遇皇太后壽節忽行傳免恐失輕重之宜乞收成命以彰聖孝帝怒奪俸三月時帝欲尊崇本生芬偕其僚連章極諫及張璁桂萼方獻夫驟擢學士芬及同官楊維聰編修王思羞與同列拜疏乞罷未幾復偕同官楊愼等伏左順門哭爭帝怒下獄

廷杖奪俸如初旋遭母喪歸卒於家年四十四世稱忠孝狀元芬丰神玉立負氣竣厲端居竟日無倦容夜則計過自訟以倡明絕學為已任其學貫串諸經兼通天文律歷而尤精於周禮嘗曰周禮視儀禮禮記猶蜀之視吳魏也賈氏謂儀禮為本周禮為末妄矣朱子不加是正何也疾革其子請所言惟以末及表章周禮為恨學者稱梓溪先生萬歷中追謚文節先是修撰羅倫以諫謫福建提舉踰六十年而芬繼之與倫同鄉同官所

謫地與官又同福建士大夫遂祀芬配倫云崔桐字來
鳳海門人鄉試第一芬同進士及第授編修既諫之南
巡竝跪闕下授杖奪俸嘉靖中以侍讀出為湖廣右叅
議累擢國子祭酒禮部右侍郎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
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偕芬等諫南巡罰跪受杖
教習期滿當授編修特調澤州知州懲王府人虐小民
比王有所屬輒投其書櫝中不視陵川知縣貪汝驥欲
黜之廵按御史為曲解汝驥不聽竟褫其官世宗立召

復編修尋錄直諫功增秩一等預修武宗實錄進修撰歷兩京國子司業擢南京有通政就改國子祭酒召拜禮部右侍郎尚書嚴嵩愛重汝驥入閣稱之帝特加侍讀學士汝驥行以峭厲然性故何易人焉歸焉卒贈尚書謚文簡應軫等自有傳

贊曰詞臣以文學侍從為職非有言責也激於名義侃侃廷諍抵罪謫而不悔豈非皎然志節之士歟奪情之典不始李賢然自羅倫疏傳誦天下而朝臣不敢以起

復為故事於倫理所裨豈淺鮮哉章懋等引宣宗葴明
國家設官意不為彰君子過鄒智指列賢奸矯拂媮末
舒芬危言聳切有爰盎攬轡之風況夫清修峻節行無
瑕尤若諸子者洵足以矯文士浮夸之習矣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考證

章懋傳懋既貶臨武知縣未行以給事中毛弘等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　臣方煒按是時與毛弘同論救者為御史陳莊見明實録謹識

章懋傳及南監欽祭酒遂以懋補之　臣方煒按懋在南監時有學政時政宿弊二疏皆不報見獻徵録傳未載謹附識

章懋傳懋為學恪守先儒訓　臣方煒按懋與羅倫謝鐸莊㫤陳憲章為一時同志倫嘗立鄉約過嚴懋輙移書責之見獻徵録謹附識

章懋傳從子拯附為刑部主事正德初忤劉瑾詔下獄　臣方煒按拯以決囚不覆於瑾瑾怒誣以復命遲慢遂有是謫見雷禮列卿記謹識

章懋傳從子拯附嘉靖中累官工部尚書　臣方煒按拯以副都御史撫鄖陽有賑饑弭盜諸政濟寧河變

改總理議疏支流築長堤乃濬曹沛自無汙阻與當事者議弗合見獻徵録傳未載謹附考

黄仲昭傳仲昭兄深御史深子乾亨行人使滿剌加

臣方煒按成化十四年命給事中榮與乾亨往冊滿剌加嗣王還抵洋嶼遭風溺海各廕一子入監爾後遂罷封使見識大録謹附識

莊昶傳弘治七年有薦昶者奉詔起用　臣方煒按是時薦昶者為都督府經歷周廣榮先是冢宰王恕司

冦張瑄侍郎朱德諸薦疏皆出部擻至是奉特旨晁

乃起見湛若水所撰墓志謹識

莊晁傳乃復以為行人司副　臣方煒按晁之起也謁

吏部不拜尚書耿裕延接甚恭或疑其倨晁曰弟求

不失已官外物耳見獻徵録謹附録

莊晁傳㞐常朝當侍班智告之曰祖宗盛時御史侍班

得面陳政務得失立取進止自後惟退而具疏此君

臣情意所由隔也君幸值維新之日盍做先朝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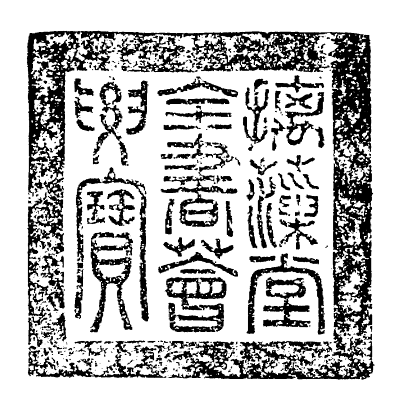
行之　臣方煒按是時鼐亦累疏劾安直等乃相繼罷見明實録謹附識

鄒智傳讞者承吉意竟謫廣東石城所吏目　臣方煒按是時當事者坐智及鼐槩妖言惑衆論死刑部彭韶辭疾不判案乃獲免見獻徵録謹識

舒芬傳遂乞歸養不許　臣方煒按是時江西大水決圩漂舍芬遂疏陳以身係獨子乞歸養見孫璨所撰行狀謹識

舒芬傳世宗即位召復故官　臣方煒按正德十五年八月芬由謫所以外艱歸至嘉靖二年服闋乃應詔復官見獻徵録謹識

舒芬傳芬言前者興國太后令旦命婦朝賀如儀今遇皇太后壽節忽行傳免恐失輕重之宜乞收成命以彰聖孝帝怒奪俸三月　臣方煒按是時免命婦朝賀御史馬明衡朱淛亦交疏諫上以其妄言離間幷逮治見明實録謹附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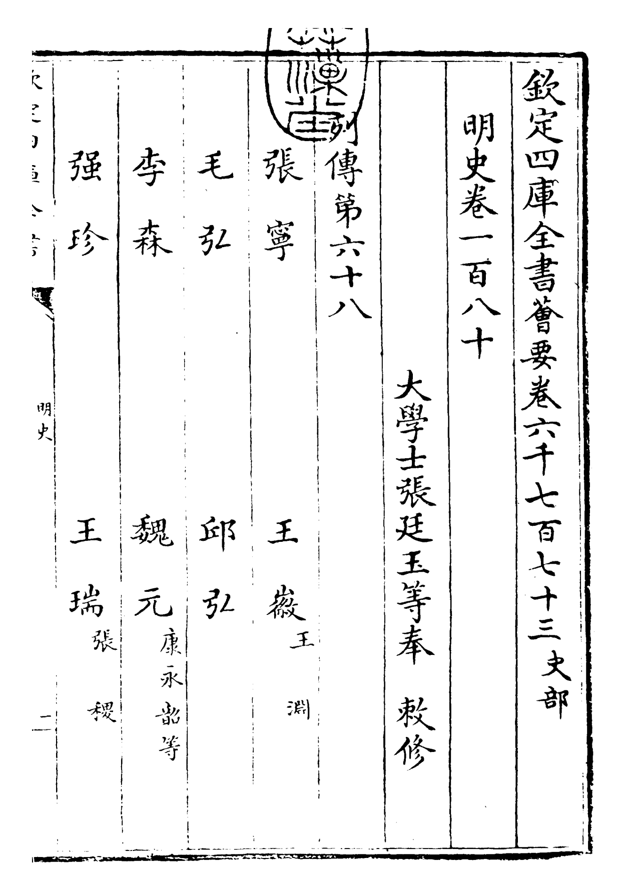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一百八十





明史卷一百八十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六十八

張寧　王徽（王淵）

毛弘　邱弘

李森　魏元（康永韶等）

强珍　王瑞（張稷）

李俊　汪奎從子舜民　崔陞等

湯鼐吉人　劉槩　姜綰余濬等

姜洪歐陽旦　暢亨　曹璘

彭程　龐泮吕獻

葉紳　胡獻武衢等

張弘至　屈伸

王獻臣吴貫　余濂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

年夏帝從唐瑜等奏考覈南京大小諸臣寧言京師尤根本地不可獨免又言京衛帶俸武職一衛至二千餘人通計三萬餘員歲需銀四十八萬米三十六萬并他折俸物動經百萬耗損國儲莫甚於此而其間多老弱不嫺騎射之人莫若簡可者補天下都尉衛所缺官而悉汰其餘議格不行帝得疾適遇星變詔罷明年元會百官朝叅如朔望寧言四方來覲不得一覩天顏疑似之際必至訛言相驚願勉循舊典用慰人心帝疾不能

從而奪門之變作天順中曹石竊柄事關禮科者寧輒裁損英宗以是知寧朝鮮與鄰部毛憐衛讐殺詔寧同都指揮武忠往解寧辭義慷抗而忠驍健張兩弓折之射鴈一發墜朝鮮人人驚服兩人竟解其讐而還中官覃包邀與相見不往尋擢都給事中憲宗初御經筵請日以大學衍義進講是年十月皇太后生辰禮部尚書姚夔仍故事設齋建醮會百官赴壇行香寧言無益徒傷大體乞禁止帝嘉納之未幾給事中王徽以牛玉事

劾大學士李賢得罪寧率六科論救由是寖與內閣忤
會王竑等薦寧堪僉都御史清軍職貼黃與岳正並舉
得旨會舉多私皆與外任寧出為汀州知府以簡靜為
治期年善政具舉寧才高負志節善章奏聲稱籍甚
英宗嘗欲重用之不果久居諫垣不為大臣所喜既出守
益鬱鬱不得志以病免歸家居三十年言者屢薦終不
復名無子有二妾寧沒剪髮誓死樓居不下者四十年
詔旌為雙節

王徽字尚文應天人天順四年進士除南京刑科給事中憲宗即位數月與同官王淵朱寛李翔李鈞疏陳四事末言自古宦官賢良者少奸邪者多若授以大權致令敗壊然後加刑是始愛而終殺之非所以保全之也願法高皇帝舊制毋令預政典兵置産立業家人義子悉編原籍為民嚴禁官吏與之交接惟厚其賞賚使得豐足無復他望此國家之福亦宦官之福也其冬帝入萬妃譖廢吴后罪中官牛玉擅易中宫謫之南京㣲復

與淵等劾之曰陛下立中宫此何等事而賊臣牛玉竟乃大肆奸欺中宫既退人情咸謂玉必萬死顧僅斥陪京猶全首領則凡侍陛下左右者將何所忌憚哉内閣大臣身居輔弼視立后大事漠然不以加意方玉欺肆之初婚禮未成禮官畏權輒為阿附及玉事發之後國法難貸刑官念舊竟至苟容而李賢等又坐視成敗不出一言黨惡欺君莫此為甚請并罪賢等為大臣不忠者戒臣等前疏請保全宦官正欲防患於未萌乃處置

之道未聞牛玉之禍果作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臣等不敢遠引請以近事徵之正統末有王振矣詐意復有曹吉祥天順初有吉祥矣詐意復有牛玉若又不思預防安知後不有甚於牛玉者哉夫宦者無事之時似乎恭慎一聞國政即肆奸欺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為已功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已勢迨趨附日衆威權日盛而禍作矣此所以不可預聞國政也内官在帝左右大臣不識廉恥多與交結餽獻珍奇伊優取媚即

以為賢而朝夕譽之有方正不阿者即以為不肖而朝夕讒謗之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由是稱譽者獲顯讒謗者被斥恩出於内侍怨歸於朝廷此所以不可許其交結也内官弟姪授職任事倚勢為非聚奸養惡廣營財利奸弊多端身雖居内心實在外内外交通亂由所起此所以不可使其子姪在外任職營立家産也臣等職居言路不為苟容雖死無悔惟陛下裁察詔謂妄言邀譽欲加罪諸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乃並謫州判官敬得

貴州普安湖茂州寛潼川翔寧州鈞綏德奏葢鈞筆也
侍郎葉盛編修陳音相繼請留不納最後御史楊琅言
尤切幾得罪嶶至普安興學校教士始有舉於鄉者邵
土官隴暢及白千戸賄治甚有聲居七年棄官歸言者
屢薦終以官官惡之不復録嶶嘗曰令仕者以剛方為
刻怠緩為寛學者以持正為滞恬軟為通為文以典雅
為膚淺怪異為古怪其論治嘗誦張宣公語無求辦事
之人當求曉事之人時皆服其切中弘治初吏部尚書

王恕薦起陝西左參議踰年謝病還卒年八十三子韋見文苑傳王淵浙江山陰人天順元年進士除南京吏科給事中素伉直終順天府治中朱寛莆田人李翔大足人皆天順元年進士李鈞永新人景泰二年進士寛為南京禮科給事中翔兵科鈞工科既被譴寛進表入京道卒翔鈞皆以判官終

毛弘字士廣鄞人登天順初進士六年授刑科給事中成化三年夏偕六科諸臣上言比塞上多事正陛下宵

衣旰食時乃聞退朝之暇頗事逸遊礟聲數聞於外非

禁城所宜有況災變頻仍雨鐵水旱川廣兵革之餘公

私交困願省遊戲宴飲之娛停金豆銀豆之賞日御經

筵講求正學庶幾上解天怒下慰人心御史展毓等亦

以為言皆嘉納常從學士商輅請改元後建言罷官者

悉錄用弘請斷自成化而後召還給事中王徽等不許

慈懿太后崩詔别葬弘偕魏元等疏諫未得請次日弘

倡言曰此大事吾輩當以死諫請合大小臣工伏闕固

爭衆許諾有退却者給事中張寗呼曰君輩獨不受國恩乎何為首鼠兩端乃伏哭文華門竟得如禮弘在垣中所論列最多聲震朝宁帝頗厭苦之嘗曰昨日毛弘今日毛弘前後所陳或不見聽而弘慷慨論議無所屈欽天監正谷濱受賕當除名命輸贖貶秩正一真人張元吉有罪論死詔繫獄弘等皆固爭終不聽三遷至都給事中得疾暴卒

邱弘字寛叔上杭人天順末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數陳

時政成化四年春偕同官上言洪武永樂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詔聽民開墾永不科稅邇者權豪怙勢率指為閒田朦朧奏乞如嘉善長公主求文安諸縣地西天佛子札實巴勒求靜海縣地多至數十百頃夫地踰百頃古百家產也豈可徇一人私情而奪百家恒產哉帝納其言詔自今請乞皆不許著為令札實巴勒所乞地竟還之民弘再遷至都給事中六年夏山東河南大旱弘請振因言四方告災部臣拘成例必覆實始免上

雖蠲租下鮮實惠請自今遇災撫按官勘實即與蠲除從之萬貴妃有寵中官梁芳陳喜爭進淫巧奸人屠宗順輩日獻奇異寶石輒厚酬之糜帑藏百萬計有因以得官者都人倣傚競尚侈靡僭擬無度弘偕同官疏論宗順等罪請追還帑金嚴禁侈俗事下刑部尚書陸瑜因請置宗順等於理沒其貲以振饑民帝不許但命僭侈者罪無赦然竟不能禁也京師歲歉米貴而四方游僧萬數弘請驅逐以省冗食又請發太倉米減價以糶

給貧民最甚者帝悉從之復言在京百獸房及清河寺諸處所育珍禽野獸日飼魚肉米菽乞並縱放以省冗費報聞明年使琉球道卒弘與毛弘同居言路皆敢言人稱二弘云

李森字時茂歷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負氣敢言憲宗立上疏請禁朝覲官科斂徵求為民害者吏部尚書王翺請從其言帝為下詔禁止頃之言近有無功而晉侯伯都督者有無才德而位九列者有以畫

奕彈琴醫卜技能兩得官職者名爵日輕廩祿日費是
玩天下之公器棄國家之大柄也自今宜擇人授毋令
匪才競進且請嚴軍官黜陟覈逃伍虛糧皆報可御史
謝文祥以劾姚夔下獄森偕同官救之不納明年夏日
食瓊山縣地震森疏陳十事未幾以貴倖侵奪民產率
諸給事言昔奉先帝敕皇親強占軍民田者罪毋赦投
獻者戍邊一時貴戚莫敢犯比給事中邱弘奏絕權貴
請乞陛下亦既俯從乃外戚錦衣指揮周彧求武強武

邑田六百餘頃姻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詔皆許之何其與前敕悖也彼谿壑難厭而畿內膏腴有限小民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為生且本朝百年來戶口日滋安得尚有閒田不耕不稼名為奏求實豪奪而已帝善其言而已賜者仍不問山西災山東及杭紹嘉湖大水森等請蠲振帝並從之時帝未有儲嗣而萬貴妃妒專寵後宮莫得進言者每勸上普恩然未敢顯言妃妒也惟森抗章為言帝心慍森已再遷

左給事中會戸科都給事中缺吏部列森名上詔予外任部擬興化知府不允乃出為懐慶通判未幾投劾歸不復出

魏元字景善朝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成化初萬貴妃兄弟驕横元疏劾之四年慈懿太后崩將别葬元偕同官三十九人抗章極諫御史康永韶亦偕同官四十一人争之伏哭文華門竟得如禮其年九月彗星見元率諸給事上言入春以來災異疊至近又彗

星見東方光拂台垣皆陰盛陽微之證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也傳聞宮中乃有盛寵匹耦中宮尚書姚夔等向嘗言之陛下謂内事朕自裁置屏息傾聽將及半載而昭德宮進膳未聞少減中宮未聞少增夫宮闈雖遠而視聽猶咫尺衽席之微譴見元象不可不懼且陛下富有春秋而震位尚虛豈可以宗社大計一付之愛專情一之人而不求所以固國本安民心哉願明伉儷之義嚴嫡妾之防俾尊卑較然各安

其分本支百世之基實在於此四方旱澇相仍民困日棘荊襄流民告變陛下作民父母初無儆惕僅循故事付部施行而戶部尚書馬昂凡有奏報遇上意喜則曰移所司處置遇上意怒則曰事窒難行徹有利害即乞聖裁首鼠依違民更何望惟亟罷征稅發內帑遣官振贍庶可少慰人心陛下崇信異教每遇生忌之辰輒重糜貲財廣建齋醮而西僧札實巴勒等至加法王諸號賜予駢蕃出乘棧輿導用金吾仗擋紳避道奉養過於

親王悖理亂紀孰甚於此乞革奪名號遣還其國追録
横賜用振饑民仍敕寺觀永不得再請齋醮以蠧國用
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公私交困由玩好太多賞
賚無節或營立塔寺或購市珍奇一物之微累價巨萬
國帑安得不絀願屏絶淫巧停罷宴遊諸銀場及不急
務悉為禁止至兩京文武大臣不乏奸貪爭為蒙蔽陛
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其舊臣而姑且寛容
宜令各自陳免用全大體其貪位不去者則言官糾劾

兩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為不職戒帝優
詔褒答之然竟不能用元慶遷都給事中出為福建右
參政巡視海道嚴禁越海私販巨商以重寳賂元怒叱
出之母憂歸廬墓三年服除起江西条政卒康永韶字
用和祁門人舉於鄉入國學選授御史成化初巡按畿
輔劾尚書馬昂抑市民地四年偕同官胡深鄭己等争
慈懿太后山陵事彗星見復偕同官上言八事大旨與
元前疏相類兩京大臣考察庶寮去留多不當永韶等

復劾大臣行私且摘刑部主事余志等十二人罪為志所訐俱下詔獄永韶謫順昌知縣再調福清惠安久之有薦其知天文者中旨召還授欽天監正進太常少卿掌監事永韶為御史有直聲及是乃更迎合取寵占候多隱諱甚者以災為祥陜西大饑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甚悅中旨擢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坐歴多訛字落職歸胡深定遠衛人天順末進士既爭慈懿太后山陵事復與同官

陳宏鄭巳何純方昇張進祿上疏請斥奸邪痛詆學士商輅尚書程信姚夔馬昂帝不納翌日給事中董旻陳鶴胡智亦劾輅等疏呈御前故事諫官彈章非大廷宣讀則封進未有不讀而面呈者帝不悅曰大臣進退有體旻等敢不循舊章亂朝儀耶輅等乞休帝惟聽昂去夔憤甚連疏求去深旻等復合辭攻而詆夔甚力帝怒下深等九人獄先是御史林誠亦嘗劾輅不納引病去帝并屬誠吏毛弘等皆論救輅亦請寬之乃各杖二十

復其官未幾深坐按陝時杖殺訴冤者謫黟陽丞稍遷

鬱林知州辛鄭巳山海衛人成化二年進士巡按陝西

請蠲邊地逋賦分別邊兵令壯者戰守老弱耕牧章下

所司定西侯蔣琬鎮甘肅巳欲按其罪語洩為所劾戍

宣府巳性矜傲時論不甚惜董旻樂平人成化二年進

士歷吏科都給事中為吏所訐下詔獄謫石臼知縣孝

宗時官四川叅議卒

強珍字廷貴滄州人成化二年進士除涇縣知縣請減

額賦民德之擢御史初遼東巡撫陳鉞啟釁召敵敵至
務為蔽欺巡按御史王崇之劾鉞鉞大恐謀之汪直誣
逮崇之下詔獄輸贖謫延安推官及直鉞用兵方論功
而敵大入中官韋朗總兵官緱謙等匿不以聞珍往巡
按請正鉞罪兵部尚書余子俊等奏鉞累抱重辟不當
貸帝弗從未幾指揮王全等誘殺朶顏衛人珍發其狀
全等俱獲罪直方自矜有大功聞珍疏怒適巡邊還鉞
郊迎五十里訴珍誣己直益怒奏珍所劾皆妄詔遣錦

衣千戶蕭聚往勘械赴京比至直先搒掠然後奏聞坐奏事不實當輸贖詔特謫戍遼東而責兵部及言官先嘗劾鉞者居三年直敗復珍官致仕弘治初起山東副使擢大理少卿明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紏譏已罷珍奏留謙才力可用給事中言謙數失機珍不應奏保遂改南京右通政尋以毋老乞休久之卒

王瑞字良璧望江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嘗於文華殿抗言内寵滋甚詞氣鯁直帝震怒同列戰慄

瑞無懼色十五年疏請天下進表官各陳地方利病帝惡其紛擾杖之湖廣江西撫按官以所部災傷盜起請免有司朝覲瑞等言歲侵民困由有司不職正當加罪乃為請留正官既留則人才進退何由審辨是朝覲考察兩大典皆從此廢壞矣帝然其言即命吏部禁之進都給事中言三載黜陟朝廷大典令布按二司賢否由撫按牒報其餘由布按評覈任情毀譽多至失真舉劾謬者請連坐十九年冬瑞以傳奉冗員淆亂仕路率同

官奏曰祖宗設官有定員初無倖進之路近始有納粟冠帶之制然止榮其身不任以職今倖門大開鬻販如市恩典内降遍及吏胥武階廕襲不逮白丁或選期未至超越官資或外任雜流驟遷京職以至厮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攀援妄竊名器踰濫至此有識寒心伏覩英廟復辟景奉倖用者卒皆罷斥陛下臨御天順冒功者一切革除乞斷自宸衷悉皆斥汰以存國體御史竇應張稷等亦言比來末流賤伎妄廁公卿屠狗販繒濫

居清要文職有未識一丁武階亦未挾一矢白徒驟貴間歲頻遷或父子並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甚有軍匠逃匿易姓進身官吏犯贓隱罪希寵一日而數十人得官一署而數百人寄俸自古以來有如是之政令否也帝得疏意頗動居三日貶李孜省淩中等四人秩奪黃謙錢通等九人官人心快之明年正月太監尚銘罷斥而其黨李榮蕭敬等猶用事瑞等復奏劾之不從瑞居諫垣十餘年遷湖廣右參謝病歸卒

李俊字子英岐山人成化五年進士除吏科給事中屢遷都給事中十五年帝以李孜省為太常寺丞俊偕同官言孜省本贓吏不宜玷清班奉郊廟百神祀會御史亦有言乃改上林監副時汪直竊柄陷馬文升牟俸遣戍帝責言官不糾杖俊及同官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當是時帝耽於燕樂羣小亂政屢致災譴至二十一年正月朔申刻有星西流化白氣聲如雷帝頗懼詔求直言俊率六科諸臣上疏曰今之弊政最大且

急者曰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於此夫内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令或一監而叢一二十人或一事而參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總領邊疆專大將之權或依憑左右援引憸邪或交通中外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端責賂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殺人者見原僨事者逃罪如梁芳韋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使

於外者悉為召還用事於内者嚴加省汰則近倖戢而天意可回矣令之大臣其未進也非夤緣内臣則不得進其既進也非依憑内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貿官彼以官鬻財無怪其漁獵四方而轉輸權貴也如尚書張鎣張瑄侍郎尹直大理卿田景暘皆清論不恆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為姑息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夫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也令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祈雨雪者得美官進金寶者射厚利方士

而賞一貴倖祈雨雪者得美官進金寳者射厚利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延之戲掾史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命脈民之脂膏可以養賢士可以活饑民誠可惜也方士道流如左通政李孜省太常少卿鄧常恩輩尤為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之官毋令汙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今都城佛剎迄無寧工京營軍士不

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齒願
陛下内惜資財外惜人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
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以耗國
財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一畫圖製一簪珥所費不
多獲利十倍願陛下洞燭此弊留府庫之財為軍國之
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陜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
屍骸枕藉流亡日多萑符可慮願體天心之仁愛憫生
民之困窮追錄貴倖鹽課暫假造寺資財移振饑民俾

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夫天下譬之人身人
主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京師腹心也藩郡
軀幹也大臣不職則股肱痿痺諫官緘默則耳目塗塞
京師不戢則腹心受病藩郡災荒則軀幹削弱元首豈
能宴然而安哉伏望陛下聽言必行事天以實疏斥羣
小親近賢臣咨治道之得失究前代之興亡以聖賢之
經代方書以文學之臣代方士則必有正誼足以廣聖
學讜論足以究天變而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腹心安泰

軀幹强健元首於是乎大明矣帝優詔答之降孜省上林丞常恩本寺丞繼曉革國師為民令廵按御史追其誥敕制下舉朝大悦五月俊出為湖廣布政司參議弘治中屢官山西參政卒

汪奎字文燦婺源人成化二年進士為秀水知縣擢御史二十一年星變偕同官疏陳十事言建言貶謫諸臣効忠於國宜復其職妖僧繼曉結中官梁芳耗竭内藏乞治宏罪斬繼曉都市傳奉官顧賢等皆中官恒從子

丙冒錦衣李孜省小吏丙授通政宜盡斥以清仕路尚書殷謙李本侍郎杜銘尹直皆素乏清譽尚書張鵬張鎣張瑄侍郎杜謙艾福馬顯劉俊大理卿宋欽巡撫都御史魯能馬馴皆老懦無能侍郎談倫奔競無恥巡撫趙文博粗鄙妄為大理卿田景暘素行不謹宜令致仕鎮守守備内官視天順間逾數倍作威福淩虐有司浙江張慶四川蔡用得逮治四品以下官尤傷國體宜悉撤還内外坐營監鎗内官增置過多皆私役軍士辦納

月錢多者至二三百人武將亦皆私役健丁行伍惟存老弱勲戚内官奏乞鹽利滿載南行所至張欽賜黄旗商旅不行邊儲虧損並宜嚴禁陜西山西河南頻年水旱死徙大半山陜之民僅存無幾宜核被災郡縣槩與蠲除給事張善吉先坐罪謫官考績至京昏夜乞憐得授茲職大玷清班宜罷斥山陜河洛饑民多流鄖襄至骨肉相噉請大發帑庾振濟消弭他變當是時帝以災變求言奎疏入雖觸帝忌未加譴無何有御史失儀奎

當面糾退朝乃奏帝以其怠緩杖之於廷居數月復出
爲夔州通判討平雲陽劇賊孝宗立量移敘州同知以
薦擢成都知府歲饑多盜振救多復業三遷廣西左布
政使弘治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未浹歲普
安賊婦米魯作亂被劾致仕正德六年卒從子舜民字
從仁成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按甘肅劾中
官將帥失事陳邊計章數十上先是奎杖闕下舜民扶
掖之帝聞而怒至是奏獄情詞不當貶蒙化衛經歷弘

治初遷知東莞未上擢江西僉事善讞獄剖析如流其
清軍法後人遵守之改雲南屯田副使田為勢要奪者
釐而歸之官麓川遺孽思禄渡金沙江據孟密承檄撫
定之母憂歸服除適淮揚大饑以故官奉命振濟用便
宜發粟奏停不急務活饑民百二十萬人流冗復業者
八千餘戸進福建按察使盜竊福清縣庫或誣其怨家
已成獄舜民廉得真盜脫三十人於死抵誣者罪歲旱
禱不應躬蒞福州獄釋枉繫輕罪者所部有司皆清獄

遂大雨歷河南左右布政使正德二年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甫一月罷天下巡撫官改莅南京都察院道卒奎性簡靜不苟取與以篤實見稱而舜民好學砥行矯矯持風節尤負時望方星變求言時九卿各條奏數事率有所避無甚激切者唯奎與李俊等言最直而武選員外郎崔陞彭綱主事蘇章戶部主事周軫刑部主事李旦皆有言陞章言宦官妖僧罪請亟誅竄軫尚書王恕令伊傳不宜置南京綱斥李孜省繼曉請誅之以

謝天下軫亦請誅梁芳李孜省并汰内侍罷方書旦陳十事且言神仙佛老外戚女謁聲色貨利奇技淫巧皆陛下素所惑溺言左右近習交相誘之言甚切帝以方修省皆不罪後以吏盜鬻舊賜外蕃故敕事下綱章吏貶之外而密諭吏部尚書尹旻出旦等且書六十人姓名於屏俟奏遷則貶遠惡地旦乃與給事中盧瑀秦昇童柷同日俱謫部臣見遠謫者多有應選者輙故遲之陞軫遂得免崔陞字廷進本樂安人父為彰德庫大使

因家焉成化五年進士由工部主事改兵部稍遷延安知府四川參政守官廉居常服布袍家童拾馬矢給爨家居三十年年八十八卒子銑自有傳彭綱清江人與蘇章周軫泰昇童柷皆成化十一年進士䝉永寧知州改汝州鑿渠溉田數千畝再遷雲南提學副使蘇章餘干人䝉姚安通判再遷延平知府有政績終浙江參政周軫莆田人副使瑛從子後進郎中終山東運使李旦字啟東獻縣人成化十七年進士䝉鎮遠通判未幾卒

盧璠鄞縣人成化五年進士為刑科給事中疏劾淮揚逋課十餘萬清西北勒市戰馬宿弊嘗觸帝怒杖之尋遷工科給事中與昇祝皆因星變陳言獲譴璠貶長沙通判終廣平知府秦昇南昌人貶廣安州同知童柷蘭谿人貶興國州同知終袁州知府是時崔陞以請名王恕忤旨而工部主事王純亦以諫罷王恕被杖謫官純仙居人成化十七年進士貶思南推官弘治中屢遷湖廣提學僉事

湯鼐字用之壽州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孝宗嗣位首劾大學士萬安罔上誤國明日宣至左順門中官森列令跪鼐曰令鼐跪者旨耶抑太監意耶曰有旨鼐始跪及宣旨言疏已留中鼐大言臣所言國家大事奈何留中已而安斥鼐亦出畿輔印馬馳疏言陛下視朝之餘宜御便殿擇侍臣端方謹厚若劉健謝遷程敏政吳寬者日與講學論道以為出治之本至如内閣尹直尚書李裕都御史劉敷侍郎黃景奸邪無恥或

寅緣中官進用或依附倖倖行私不早驅斥必累聖明
司禮中官李榮蕭敬囊為言為劾罷尋寅緣復入遂摭
言官過貶竄殆盡致士氣委靡宜亟正典刑勿為姑息
諸傳奉得官者請悉編置瘴鄉示天下戒且召致仕尚
書王恕王竑都御史彭韶僉事章懋等而還建言得罪
諸臣以厲風節報聞弘治元年正月鼐又劾禮部尚書
周洪謨侍郎倪岳張悅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因言少
傅劉吉與萬安尹直奸貪等耳安直斥而吉獨進官不

以為恥請大申黜陟明示勸懲又劾李榮蕭敬而薦謫降進士李文祥為臺諫尚書王恕以盛暑請輟經筵鼒極言不可語侵恕當是時帝更新庶政言路大開新進者爭欲以功名自見封章旁午頗傷激訐鼒意氣尤銳其所抨擊聞及海内人望以故大臣多畏之而吉尤不能堪使人啗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鼒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鼒短未幾而吉人之獄起吉人者長安人成化末進士為中書舍人四川饑帝遣郎中江漢往振人

言漢不勝任宜遣四使分道振且擇才能御史為巡按庶荒政有裨因薦給事中宋琮陳璠韓鼎御史曹璘郎中王沂洪鍾員外郎東思誠評事王寅理刑知縣韓福及壽州知州劉槩可使而巡按則鼐足任之璋遂草疏偽署御史陳景隆等名言吉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帝怒下人詔獄令自引其黨人以鼐璘思誠槩福對璋又嗾御史陳璧等言璘福思誠非其黨其黨則鼐槩及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知州董傑是也槩嘗餽鼐白金

貽之書謂夜夢一人騎牛幾墮鼐手挽之得不仆又見
鼐手執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謂朱乃國
姓意者國將傾賴鼐扶之而引君當道也鼐槩等自相
標榜詆毀時政請並文祥智傑逮治疏上吉從中主之
悉下詔獄欲盡置之死刑部尚書何喬新侍郎彭韶等
持之外議亦洶洶不平乃坐槩妖言律斬鼐受賄戍肅
州人欺罔削籍智文祥傑皆謫官吏部尚書王恕奏曰
律重妖言謂造作符讖類耳槩書詞雖妄良以鼐數言

事不避利害因推詡之今當以妖言設有如造亡秦讖者更何以罪之帝得疏意動命姑繫獄既而熱審喬新等言槩本不應妖言律且槩五歲而孤無兄弟母孫氏守節三十年曾被旌老病且貧槩死母必不全祈聖恩矜恤乃減槩死戍海州槩濟寧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除壽州知州毀境内淫祠幾盡三年教化大行𢎞治初上言刑賞予奪人主大柄後世乃有為女子小人强臣外戚所攘竊者由此輩心險術巧人主稍加親信輒墮計

中受者乘君之喜而游言以揚之惡者乘君之怒而微言以中之使賢人君子卒受曖昧而去卿相缺人則遥延餌引待有交通請屬軟美易制之人然後薦用其剛正不阿者輙媒孽而放棄之俟其氣衰慮易不至大立異同乃更收錄巧計既行刑賞予奪雖名人主獨操實一出於其所簸弄迨黨立勢成復恐一旦敗露則又極意以排諫諍之士務使其君孤立於上耳無聞目無見以圖便其私不至其身與國俱敗不止故夫刑賞予奪

必由大臣奏請臺諫集議而後可行或有矯誣窮治不輕貸則讒佞莫能閒而權不下移矣考績赴都遂遇禍竟卒於戍所㮚既戍無援之者久之始釋歸董傑涇縣人成化末進士㮚之論暑月輟講也傑方謁選亦抗疏爭由是知名授沔陽知州甫數月逮繫詔獄謫四川行都司知事歷遷河南左布政使所在盡職業為民所懷正德六年江西盜起巡撫王哲兵敗召還擢傑右副都御史代之未幾卒璋既為吉心腹果擢大理寺丞坐事

下獄黜為九江同知悒悒死

姜綰字玉卿弋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景陵知縣擢南京御史弘治初陳治道十事又言午朝宜論大政毋泛陳細故皆報聞二年二月南京守備中官蔣琮以蘆場事下綰覆按琮囑綰求右已綰疏言琮以守備重臣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適私情用揭帖而抗詔旨揚言陰中脅以必從其他變亂成法厥罪有十以內官侵言官職罪一妬害大臣妄論都御史秦紘罪二怒河閘官

失迎候欲奏罷之罪三授民詞不由通政罪四分遣腹心侵漁國課罪五按季收班匠工銀罪六擅收用罷閑都事罪七官僚忤意輙肆中傷罪八妄奏主事周琦罪欺罔朝廷罪九保舉罷斥内臣竊天子威柄罪十事下南京三法既復特遣官覆治以奏先是御史余濬劾中官陳祖生違制壅後湖田湖為之淤奏下命南京主事盧錦勘報錦故與祖生有隙而給事中方向嘗辛同官繆樗劾祖生及文武大臣不職狀又因雷震孝陵栢樹

劾大學士劉吉等十一人兩詆祖生益力祖生銜向切
骨時向方監後湖黃冊祖生遂揭向鄣實侵湖田詔下
法司勘勘未上兩琮為縮所劾於是琮祖生及吉合謀
削錦籍謫向官復逮縮及同官孫絃劉遜金章紀傑曹
玉譚肅徐禮余濬給事中繆樗赴京論鞫皆謫為州判
官縮謫判桂陽量移寧國同知遷慶遠知府斬劇賊韋
七旋韋萬妙其黨糾賊數萬攻城縮堅守檄民兵夾擊
破走之東蘭諸州蠻悉歸侵地總督劉大夏奇其材薦

為江右兵備副使思恩知府岑濬逐田州知府岑猛縮獻策總督潘蕃令興都指揮金堂合諸路兵大破賊思恩平縮條二府形勢請改設流官比中土廷議從之縮引疾還俄起河南按察使尋復以疾歸卒於家余濬慈谿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孝宗初疏請永除納粟入監令又劾浙江鎮守中官張慶廣東鎮守中官韋眷因薦王恕堪内閣馬文升彭韶張悦阮勤黄孔昭堪吏部後湖之勘自濬啟之貶平慶州判官終知府方向字與義

桐城人成化十七年進士謫雲南多羅驛丞歷官瓊州知府入覲時僕私市一珠索而投諸海繆樗字全之溧陽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孝宗初陳時政八事因劾大學士尹直等時號敢言終營州判官孫紘字文晃鄞人成化十四年進士謫膠州判官遷廣德知州卒官紘少貧傭書市肉以養母旣通籍終身不食肉劉遜安福人成化十四年進士謫澧州判官遷武岡知州岷王不檢下遜裁抑之又歲祿不時給王怒奏於朝徵下詔獄貶四

川行都司斷事歷湖廣副使劉瑾徵賄不得坐缺軍儲被逮已而釋之再坐斷獄稽延罰米百石先是榮王乞辰州常德田二千頃山場八百里民舍市廛千餘間遂與巡撫韓重持弗予至是瑾遂予之部議補遜瓊州副使瑾勒令致仕瑾誅起官歷福建按察使金章等無他表見

姜洪字希範廣德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盧氏知縣單騎勸農桑民姜仲禮顧代父死罪洪奏免之徵拜御史

孝宗即位陳時政八事歷詆太監蕭敬内閣萬安劉吉學士尹直侍郎黄景劉宣御史劉敷尚書令李裕李敏杜銘大理丞宋經丙薦致仕尚書王恕王竑李秉去任侍郎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獻章僉事章懋評事黄仲昭御史强修徐鏞于大節給事中王徽蕭顯賀欽員外林俊主事王純及現任尚書余子俊馬文升巡撫彭韶侍郎張悅詹事楊守陳且言指揮許寧内官懷恩並拔出曹輩足副使他所陳多斥近倖疏辭幾至萬言帝

嘉納之為所斥者憾不置弘治元年出按湖廣與督漕都御史秦紘爭文移被劾所司白洪無罪劉吉欲中之再下禮部會議遂貶夏縣知縣御史歐陽旦請召還洪及暢亨等不納遷桂林知府猺獞侵擾古田請兵討平之擢雲南參政土官陶洪與八百媳婦約為亂洪乘間翦滅歷山東左參政正德二年遷山西布政使劉瑾索賀印錢不應四年二月中旨令致仕瑾誅起山東左布政使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滿歲卒洪性廉

直身後喪不能舉天啟初追謚莊介歐陽旦安福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由休寧知縣擢御史嘗請逐劉吉罷皇莊歷湖廣僉事浙江副使終南京右副都御史暢亨字文通河津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長垣知縣擢御史巡按浙江歲饑奏罷上供綾紗等物弘治元年二月景寧縣屏風山異獸萬餘大如羊白色銜尾浮空去亨請罷溫處銀課丙寘鎮守中官張慶於法章下所司銀課得減責慶陳狀慶因訐亨考察不公停亨俸三月亨又妨

僉事鄒滂滂亦許亨慶等搆之逮亨謫涇陽知縣給事中龎泮上疏爭不聽

曹璘字廷暉襄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久之遷授御史孝宗嗣位疏言梓宫發引陛下宜衰絰杖履送至大明門外拜哭而别率宫中行三年喪貴妃萬氏有罪宜告於先帝削其謚遷葬他所帝納其奏而戒勿言貴妃事頃之請進用王恕等諸大臣復先朝言事于大節等諸臣官放遣宫中怨女罷撤監督京營及鎮守四

方太監又言梁芳以指揮袁輅獻地建寺請令龔廣平侯爵以數畝地得侯勛臣誰不解體宜亟爲革罷疏奏帝頗采焉弘治元年七月上言近日星隕地震金木二星晝現雷擊禁門皇陵雨雹南京內園災狂夫叫閽景寧白氣飛騰而陛下不深求致咎之由以盡弭災之實經筵雖御徒爲具文方舉輒休暫行遽罷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願日御講殿與儒臣論議罷斥大學士劉吉等以消天變臣昨冬曾請陛下曁裒視政令每遣

節序輒漸御黄衮從官朱緋三年之閒為日有幾宜但
御淺服且陛下方諒陰少監郭鏞乃請選妃嬪雖拒勿
納鏞猶任用何以解臣民疑祖宗嚴自宫之禁令此曹
干進紛紜當論罪朝廷特設書堂令翰林官教習内使
本非髙皇帝制詞臣多夤緣以干進而内官亦且假儒
術以文奸宜速罷之諸邊有警輒命京軍北征此輩驕
惰久不足用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師之費賞邊軍帝得
疏不喜降旨譙讓已出按廣東訪陳獻章於新會服其

言論遂引疾歸居山中讀書三十年不入城市

彭程字萬里鄱陽人成化末進士弘治初授御史巡視京城降人雜處畿甸多為盜事發則投戚里奄豎為窟穴程每先機制之有發輒得巡鹽兩浙代還巡視光祿五年上疏言臣適見光祿造皇壇器皇壇者先帝修齋行法之所陛下即位此類廢斥盡何復有皇壇煩置器光祿金錢悉民膏血用得其當猶恐病民況投之無用地頃李孜省繼曉輩倡邪説而先帝篤信之者意在遠

希福壽也今二人已伏重辟則禍患之來二人尚不能自免豈能福壽他人倘陛下果有此舉宜遏之將萌如無請治所司逢迎罪帝初無皇壇造器之命特光祿姑為備帝得程奏大怒以為暴揚先帝過立下錦衣獄給事中叢蘭亦巡視光祿繼上疏論之帝宥蘭奪光祿卿胡恭等俸付程刑部定罪尚書彭韶等擬贖杖還職帝欲置之死命繫之韶等復救程子尚三上疏章乞代父死終不聽是時巡按陜西御史嵩縣李興亦坐酷刑繫

獄及朝審上輿及程罪狀詔輿斬程及家屬戍隆慶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懋等合疏言輿所弊多罪犯不宜當以死程用諫為職坐此戍邊則作奸枉法者何以處之尚書王恕又特疏救乃減輿死杖之百偕妻子戍賓州程竟無所減程母李氏年老無他子叩闕乞留侍養南京給事中毛珵等亦奏曰昔劉禹錫附王叔文當竄遠方裴度以其母老為請得改連州陛下聖德非唐中主可比而程罪亦異禹錫祈少矜憐全其母子不許子尚

隨父戍所遂舉廣西鄉試明年帝念程母老放還其後劉瑾亂政追論程巡鹽時稍虧額課勒其家償程死久矣止遺一孫女罄產不足則並女鬻之行道皆為流涕

龐泮字元化天台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弘治中中旨取善擊銅鼓者泮疏諫屢遷刑科都給事中副使楊茂元被逮泮率同列救之茂元得薄譴九年四月帝以岷王劾武岡知府劉遜命逮之泮率同官呂獻等言錦衣天子親軍非不軌及妖言重情不可輕遣

遜所坐微而王泰牽左證百人勢難盡逮宜敕撫按官
體勘疏入忤旨下泮等四十二人及御史劉紳等二十
人詔獄六科署空吏部尚書屠滽請令中書代收部院
封事御史張淳奉使還恥獨不與抗疏論之考功郎中
儲巏亦諫滽等復率九卿救之帝乃釋泮等皆停俸三
月中官何鼎以直言下獄楊鵬戴禮黃緣入司禮監泮
等言鼎狂直宜容鵬得罪先朝俾叅機密為害非小會
御史黃山張泰等亦以為言帝怒詰外廷何由知內廷

事令對狀停泮等俸半歲威寧伯王越謀起用中官蔣琮李廣有罪外戚周彧張鶴齡縱家奴殺人泮皆極論直聲甚著十一年擢福建右叅政中官奪宋儒黄幹宅為僧菴泮改為書院以祀幹遷河南右布政使中旨取洛陽牡丹疏請罷之轉廣西左布政使致仕呂獻浙江新昌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坐事杖闕廷弘治時詔選駙馬李廣受富人金陰為地為獻所發有直聲正德中終南京兵部右侍郎

葉紳字廷縉吳江人成化末進士除户科給事中改吏科歷禮科左給事中弘治十年太子年十七猶未出閣紳請擇講官教諭尋以修省陳八事斥中官李廣又劾尚書徐瓊童軒侍郎鄭紀王宗彝巡撫都御史劉獻張誥張岫等二十人乞賜罷斥而未言去大奸則專劾李廣八大罪誑陛下以燒鍊而進不經之藥罪一為太子立寄壇而興煖疏之說罪二擯置皇親希求恩寵罪三盜引玉泉經繞私第罪四首開倖門大肆奸貪罪

五太常崔志端真人王應裿輩稱廣為教主真人廣即代求善官乞賜玉帶罪六假果戸為名侵奪畿民土地幾至激變罪七四方輸納上供威取勢逼致民破産罪八内兩皇親駙馬事之如父外兩總兵鎮守稱之為公陛下奈何養此大奸於肘腋而不思驅斥哉御史張縉等亦以為言帝曰姑置之踰數月廣竟得罪飲酖死紳又極陳大臣恩廕葬祭之濫下所司議頗有減損擢尚寶少卿卒

胡獻字時臣揚州興化人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踰月即極論時政數事言屠滽為吏部尚書王越李蕙為都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廣得倖奸由陛下議政不任大臣而任廣輩也祖宗時恒御内閣商決章奏經筵日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顧陛下追復舊制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内臣每收米萬石勒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計之人四千兩又各占斗級二三百人使納月錢夫監督倉儲自有戶部馬用中

官願賜罷遣京操軍士自數千里至兩總兵坐營等官各使分屬辦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困陛下遇災修省去春求言諫官及郎中王雲鳳主事胡爟皆有論奏留中不報雲鳳尋得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願斷自聖心凡利弊當興革者即見施行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邇者但為内戚中官泄憤報怨如御史武衢忤壽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主事毛廣忤太監韋太皆為校尉所發推求細事誣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

知令日言之異日必為所陷然臣弗懼也疏入鶴齡與
泰各疏辨會給事中胡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黷八罪
彬亦訐易帝遂下獄易詔獄謫獻藍山丞久之釋易獻
未赴官遷宜陽知縣馬文升數薦於朝遷南都察院經
歷武宗即位擢廣西提學僉事遷福建提學副使未任
卒武衢沂水人成化二十年進士以御史謫雲南通海
主簿終汾州知州毛廣平湖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其事
蹟無考胡易寧都人弘治三年進士為吏科給事中華

詛劾程敏政法司白昂閔珪據舊章令六科共鞫東廠
劾易等皆詛同僚不當與訊得㫖下詔獄昂珪請罪皆
停俸比詛獄成易等猶被繫大臣以為言始令復職當
弘治時言官以忤內臣得罪者又有任儀車梁任儀閩
中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為御史弘治三年秋詔修齋
於大興隆寺理刑知縣王嶽騎過之中使捽辱嶽使跪
於寺前儀不平劾中使罪姓名偶誤乃並儀下吏出為
中部知縣終山西參政車梁山西永寧人弘治三年進

士為御史十五年條列時政中言東廠錦衣衞所獲盜先嚴刑具成案然後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請自今徑送法司毋先刑訊章下未報主東廠者言梁從父郎中霆先以罪為東廠所發挾私妄言遂下梁詔獄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乃得釋終漢陽知府

張弘至字時行華亭人南安知府弼子也舉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十二年冬陳初政漸不克終八事初汰傳奉官殆盡近匠官張廣寧等一傳至

百二十餘人少卿李綸指揮張玘等再傳至百八十餘人異初政者二初追戮繼曉逐番僧佛子近齋醮不息異初政者二初去萬安李裕輩朝彈夕斥近被劾數十疏如尚書徐瓊者猶居位異初政者三初聖諭有大政召大臣面議近上下否隔異初政者四初撤增設内官近已還者復去已革者復增異初政者五初慎重詔旨左右不敢妄干近陳情乞恩率俞允異初政者六初令兵部申舊章有妄乞陞武職者奏治近乞陞無違拒異

初政者七初節光祿供億近冗食日繁移太倉銀縣市
𪓐物異初政者八帝下所司邊將王杲馬昇秦恭陳瑛
失機論死久繫弘至請速正典刑親王之藩者所次舍
率營蓆殿並從官幕次俱飾絨毯錦帛因弘至言多減
省孝宗晚年從廷臣請遣官覈騰驤四衛虛冒弊以太
監甯瑾言而止弘至抗章爭會兵部亦以為言乃卒覈
之武宗立以戶科右給事中奉使安南還遷都給事中
母憂歸卒

屈伸字引之任邱人成化末進士選庶吉士授禮科給事中弘治九年諂度僧禮部爭不得伸極陳三不可不納京師民訛言寇近邊兵部請榜諭伸言若榜示人心愈驚昔漢建始中都人訛言大水至議令吏民上城避之王商不從頃之果定令當以為法事遂寢寇犯大同游擊王杲匿敗績狀伸consummated同官發之並劾罷總兵官王璽等屢遷兵科都給事中泰寧衛部長大掠遼陽部議令守臣遺書稱朝廷寬大不究已往若還所掠則予重

賞申等言在我示怯弱之形在彼無創艾之意非王者威懷之道前日犯邊不以為罪今日歸俘反以為功誨以為盜之利啟無賴心又非王者懷柔之道帝悟書不果遣已劾鎮守中官孫振總兵官蔣驥巡撫陳瑤僨事罪帝不問廣寧復失事瑤等以捷聞伸及御史耿明等交章劾其欺罔乃按治之太監苗逵成國公朱暉等擣巢獲三級及寇大入固原不敢救既而斬獲十二級先後以捷聞伸等數劾之及班師又極論曰暉等西討無

功班師命甫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書且此一役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兩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乃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誠一渠魁如和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者不知幾萬萬也暉達及都御史史琳監軍御史王用宜悉寘重典帝不聽雲南有鎮守中官復遣監丞孫叙鎮金騰伸等極言不可錦衣指揮孫鑾坐罪閒住中旨復之令掌南鎮撫事伸等力爭

乃命止帶俸中旨令指揮胡震分守天津伸力爭不聽鎮守河南中官劉瑯乞皂隸帝命予五十人故事尚書僅十二人伸等力爭詔止減二十人自後中官咸援例陳乞祖制遂壞伸居諫垣久持議侃侃不撓未及遷而卒

王獻臣字敬止其先吳人隸籍錦衣衛弘治六年舉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大同邊請亟正諸將姚信陳廣閙營避寇及馬昇王杲秦恭喪師罪悉蠲大同延綏旱傷

逋賦以寛軍民帝多從之嘗令部卒導從遊山為東廠
緝事者所發並言其擅委軍政官徵下詔獄罪當輸贖
特命杖三十謫上杭丞十七年復以張天祥事被逮天
祥者遼東都指揮僉事斌孫也斌以罪廢天祥入粟得
祖官有泰寧衛部十餘騎射傷海西貢使天祥出梅稜
關掩殺他衛三十八人以歸指為射貢使者巡撫張鼐
等奏捷獻臣疑之方移牒駁勘會斌婦弟指揮張茂及
子欽與天祥有郤詐為前屯衛文書呈獻臣具言劫營

事獻臣即以聞未報而獻臣被徵帝命大理丞吳一貫錦衣指揮楊玉會新按臣余濂勘之盡得其實斌等皆論死天祥斃於獄天祥叔父洪屢訟寃帝密令東廠廉其事還奏所劾皆誣帝信之欲盡反前獄召內閣劉健等出東廠揭帖示之命盡逮一貫等會訊闕下健等言東廠揭帖不可行於外既退復爭之帝再召見責健等健對曰獄經法司讞皆公卿士大夫言足信帝曰法司斷獄不當身且不保言足信乎謝遷曰事當從衆若一

二人言安可信健等又言衆證逮不可悉逮帝曰此大獄逮千人何恤苟功罪不明邊臣孰肯効力者健等再四爭執見帝聲色厲終不敢深言東儼非一貫等既至帝親御午門鞫之欲抵一貫死閔珪戴珊力救乃謫嵩明州知州獻臣廣東驛丞濂雲南布政司照磨茂父子論死而斌免洪反得論功武宗立獻臣遷永嘉知縣吳一貫字道夫海陽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由上高知縣擢御史弘治中歷按浙江福建南畿以强幹聞擢大理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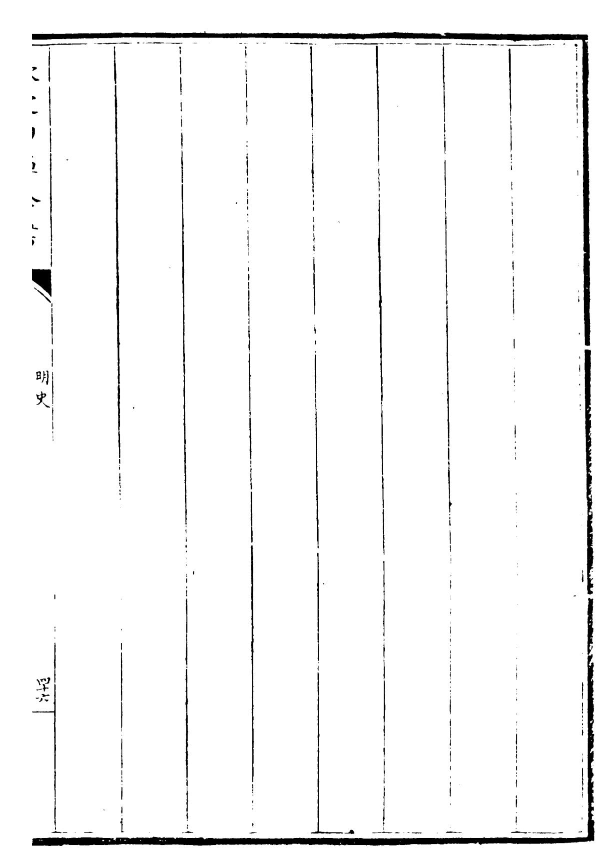
寺丞畿輔河南饑請發粟二十萬石以振又別請二萬石給京邑及昌平民既謫官正德初還江西副使討華林賊有功進按察使行軍至奉新卒士民立忠節祠祀

馮余濂字宗周都昌人弘治六年進士武宗時終雲南副使孝宗勵精圖治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絀而張天祥及滿倉兒事皆發自東廠廷議猶為所撓云滿倉兒事

具孫磐傳

贊曰御史為朝廷耳目而給事中典章奏得爭是非於

廷陛間皆號稱言路天順以後居其職者振風裁而恥緘默自天子大臣左右近習無不指斥極言南北交章連名列署或遭譴謫則大臣抗疏論救以為美談顧其時門戶未開名節自勵未嘗有承意指於政府劾搏噬於權璫如末季所為者故其言有當有不當而其心則公上者愛國次亦愛名然論國事而至於愛名則將惟其名之可取而事之得失有所不顧於匡弼之道或者其未善乎



明史卷一百八十

明史卷一百八十考證

王徽傳其秋帝入萬妃譛廢吳后　臣黄壽齡按明憲宗實録吳后於七月立八月廢傳云其冬未合擬改秋字謹識

魏元傳孝宗時官四川參議卒　臣黄壽齡按董旲於孝宗時因劉大夏等言起官四川參議傳先書其卒而後及其官文義未順謹移改

葉紳傳為太子立寄壇而興煖疏之說　臣黄壽齡按寄壇煖疏四字文義費解考明實録載紳原疏亦與傳同而李廣傳及他書皆未記此事或當時建壇設醮廣等別為太子立壇因創此名并倣道流建齋拜疏之例立為煖疏之稱以覬賞耳謹附識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澯